

自 救

(本劇幕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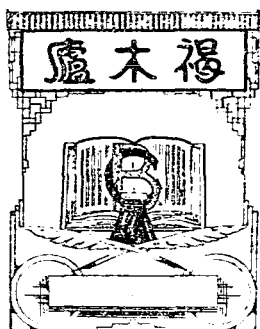
著 藩 道 張

春舫先生 惠教

張道藩教增

贈 印 社 報 月 事 時

(期五第卷十第報月事時載會文全)



此劇去年歲在東京亦表演
二次 單行孝已否印刷
中文字已稍有補充及
修改。

自 救



張道藩

第一幕

人物：曾崇文 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老官僚，思想極舊，性情暴躁，處事任性。

曾夫人 崇文之妻，年約與崇文相等。雖然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但能識字。平生只有一個女兒，所以對女兒十分溺愛。

祝成仁 崇文的內侄，年約卅五六歲，新任駐巴黎中國總領事。老成持重一流的新人物。

祝太太 成仁的妻，年與成仁相若，溫和端莊的新式女子。

曾麗英 崇文的女兒，年約二十

歲，聰敏秀美，性情溫和，雖然沒有進過學校，但是中國舊書讀得很好，詩文皆能。

王貴，男僕。

佈景：一個中國舊世家的客廳，東西兩壁各設一門，廳中木器，古玩，字畫，概為中國古雅之品，十足的表現中國世宦人家的豪華。

崇文：【自外返家，僕人侍候入客廳，曾頭戴呢帽，身著大團花長袍馬褂。態度頗自滿】有甚麼客來過嗎？

下貴：【身著藍布長袍】沒有，老爺；這兒却有一封外國來的快信。【將信雙手呈上，崇文接住。】老爺，你喝茶嗎？

崇文：拿水煙袋來。

下貴：是。【僕人退出客廳。】

崇文：【拆開信看，看畢將信擲於地下，大怒蹣跚大罵。】噫！豈有此理！這豈豈有此理！【王貴正於此時捧著水煙袋由崇文後面進來，王貴聽著崇文罵人，以為或者是罵他駱得往後退了兩步。】混賬東西！混賬東西！【王貴更以為是罵他，心慌手亂，倒退兩步，絆著椅子，將水煙袋墮地。】

崇文：【回頭看王貴罵道】你慌甚麼？呢？

王貴：老爺，不敢，我沒有……

崇文：不敢甚麼？沒有甚麼？滾！

【王貴悶頭即走，剛走至門口。】滾！



【王貴即回。】
請太太來！

王貴：是，是！【張復而退。】

（王貴出去以後，崇文越發生氣，在廳內亂轉，口中喃喃罵人。）

曾夫人：【帶着笑容入客廳，身着旗袍，長約過膝，梳舊式頭，有髮髻，手上路帶飾物。】老爺，你回來啦，叫我有甚麼事兒？

崇文：【還在生氣，突然的。】真氣死我啦！你看姓金的那個小子，夠多麼混蛋！

曾夫人：【驚訝，莫明其妙。】甚麼事兒，這樣氣呀？那一個姓金的？……

崇文：【大聲的。】那一個姓金的？就是你不素最得意那個金振華，還有誰



！理此有豈真真理此有豈！噫

呢？

曾夫人：【笑着，好意的走到崇文面前去安慰他。】哦！我說是誰，原來是他，怎麼自己的女婿，也這樣罵呀？

崇文：嚇！你還叫他做你的女婿，他却承認你做他的老丈母啦！

曾夫人：【茫然的。】這話從何說起？他怎麼就不承認呢？

崇文：【指地上的信給曾夫人。】你

看那封信就知道啦。【自己坐於椅上。】
曾夫人：【拾起地上的信來看，看完，面上表露着愁悶的樣子，回視其夫，兩對眼相視，不作一語，稍停。】這……這樣怪啦！【另在一椅上坐下。】

崇文：你看，我怎麼不生氣。

曾夫人：氣了又怎麼樣呢？也得想個辦法呀！

崇文：你說想甚麼辦法？

曾夫人：我一個女人家，知道甚麼辦法？還不是要大家商量商量嗎？咱們家的女兒許配給他，是有媒有證的，難道就隨他這樣一封信，說退婚就退婚嗎？這孩子，他的父母死了以後，他却漸漸的變壞啦！

曾麗英：【由外入客廳，手中拿着一本書，身著長旗袍，很高興的跑進來。】爸爸，您回來啦！

崇文：【很不高興的。】哼！

麗英：【先看其父顏色不對，又看其母亦面帶愁容，走至其母前，輕聲的問。】媽媽，甚麼事？

崇文：沒有甚麼事！

曾夫人：老爺，麗英也是成人的人啦，這是她的終身大事，現在不好再瞞

住她啦。

崇文：誰要瞞她？教她知道了，又有甚麼用呢？

曾夫人：教她知道，看她自己甚麼意思，你看好嗎？

【崇文不答，也不反對。】麗英，【將信給麗英。】你看了信就明白啦。【麗英石完信，心裏很難受，不能作一語。】

曾夫人：【對麗英。】兒，這是你的終身大事，你有甚麼意思可以告給你爸爸，告訴我，我們也好想想辦法。

【麗英低頭不作一語。】

崇文：吁！她懂甚麼！你問她幹甚麼？

曾夫人：【對其夫。】你再這樣講，她越更不敢說了。【轉對其女。】兒，你有話只管說吧。

麗英：【覺得又煩惱，又害羞，不知說甚麼話好。】爸爸，媽媽……：【雖然開了口，還是覺得不好意思說下去。】

曾夫人：兒哪，你說吧，在自己爸爸媽媽面前有甚麼害羞呢？

麗英：【有點賭氣的樣子。】爸爸，您不必爲這件事生氣，媽媽也不必這樣

的煩惱。他……他要退婚，【稍停】隨他罷。我願意永久在家裏侍奉爸爸媽媽。

崇文：【聽了生氣，由椅上起來，指其女。】糊塗！你到像沒有事兒似的，好一個「隨他罷罷」。你懂甚麼？我爸爸那一輩子的姑娘被人家退過婚？我爸爸丟得起這個臉嗎？他要退婚，我一定要同他拚命！

王貴：報告老爺，太太，祝家表少爺和少奶奶來啦。

【三人聽了，互視無一言，稍停。】崇文：請進來。

【祝成仁夫婦入客廳，成仁着西裝，其妻着中裝。大家互相問好。崇文夫婦及麗英雖然強作笑顏，但是祝氏夫婦，已看出他們心中有不高興的事。各人歸坐以後。】

成仁：自從發表我巴黎總領事以後，天天忙着起身的事，一直忙到現在，總算一切都準備好啦。下星期就要起身到巴黎去。這一去又不知道那一年才回國，今天特地來向姑爹，姑媽，和表妹辭行。

崇文：【突然的。】呃！好極啦！你

到了巴黎就替我把那個小子抓回來，我好同他拚命！

曾夫人：【欲止住他罵人。】老爺：【祝夫婦聞言，甚爲驚訝，莫明其妙。】

成仁：姑爹，您要我給您抓誰回來？

崇文：金振華那個小混蛋！還有誰呢！

曾夫人：老爺，怎麼開口就罵人呀！

崇文：罵他會怎樣！

曾夫人：不是說會怎樣，這件事不是罵得了的。現在表哥表嫂在這兒，我們正好同他們商量商量，看他們有甚麼好的辦法幫助我們對付這件事。

成仁：姑媽，究竟是甚麼事呀？

曾夫人：等我慢慢的告訴你……崇文：吁！說他幹甚麼。

曾夫人：【對其夫。】成仁也不是外人，說說也不要緊的。【稍停，對成仁。】你姑爹今天接得金振華一封信，他說他同你表妹的婚姻，是父母強迫訂的，他本來不承認，因爲兩家是世交，而且都是有臉面的人家，所以他從前想了救濟

的辦法，要求同你表妹同他通信，換像片。他希望由通信中間可以交換點意見，知道些彼此的性情。他說到了法國以後，已經寫了不少的信給你表妹，連一封回信都沒有，像片也不給一張。他說像這樣一對既不認識，又沒有感情的青年男女，就是勉強結了婚，也不能夠過活的；所以要求退婚。〔稍停〕其實這件事也是怪你姑爹太固執……

崇文：怪我甚麼？

曾夫人：〔對其夫。〕老爺，你讓我說完好不好？〔對成仁續說。〕我倒說，反正你表妹將來總是人家的人。就是要通通信，換換像片，有甚麼要緊，他却不論怎麼樣都不答應……

崇文：呃！這倒是我的錯啦！

曾夫人：〔不理其夫，續說。〕你們想，我儘管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人。難道說我還願意你表妹同人家通信換像片落笑話嗎？我不過想着你表妹年紀也不小了。現在外面甚麼婚姻自由的風氣一天大似一天。金振華到了外國以後還有不染上這種風氣的嗎？若果我們不將就一點，人家孩子要變了心，又怎麼辦呢？好嘛，現在金振華果然來要求退婚啦，

這也難怪人家……

崇文：難道怪我不成？我且問你。

你家世代以來，那一個姑娘沒有結婚以前同她的未婚夫換過像片，通過信？我沒有同你結婚以前，你同我換過像片，通過信嗎？

曾夫人：老爺，你不用問。要是我們從前就那樣的開通，今天麗英的婚姻還會鬧到這樣嗎？〔對成仁等。〕唉！你們看，你姑爹這樣的脾氣，教人怎麼商量呢？我也不說了！〔賭氣不再說了。〕

成仁：原來是這件事，姑爹姑媽倒不必着急，着急也是沒有用的。這也不是誰的過錯。以往的事，不必說罷，說來也是無益的。現在姑爹姑媽的意思，是允許退婚或是不允許退婚呢？

曾夫人：我們那裏還願意退婚呢。不過人家既是這樣的來要求，我們就不答應也得有不答應的辦法，他現在又在法國，若果將來自己在外國娶了一個，又怎麼辦呢？

成仁：姑媽的話倒是不錯的。大家要仔細想想怎麼辦才好呢。〔稍停〕聽說表妹同金振華訂婚的時候，他們兩年紀都很小。這十幾年來，你們兩家又各在

一方。金振華的父母，早已死了。兩家的情形都很隔膜。現在金振華爲人怎樣，姑爹姑媽也不見知道得很清楚。假若他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墮落的青年，姑爹若果只爲顧全面子就不允許退婚，豈不是反害了表妹嗎？

崇文：難道你贊成退婚嗎？

成仁：姑爹，不是這樣講。我的意思，不如暫時不答復金振華要求退婚的信，他也不能以爲寫了這樣一封信，就算退了婚的。……

曾夫人：他的信裏却說不論答應退不退，他是一定不同你表妹結婚的。〔麗英聞此言，甚覺難堪，說太太安慰之。〕成仁：那倒不要緊。我不久就要到巴黎去。等我到了巴黎去調查調查金振華現在爲人是怎麼樣。他讀書的情形，又是怎麼樣。要是都好。我們再想法子，教人去勸他，取消退婚的要求。要是

不好的話。我們就可以將計就計允許他退了婚。難道我們這一位〔指麗英。〕看德有才如花似玉的表妹，就不能嫁一個比金振華更好的丈夫嗎？

崇文：唉！成仁，你這是甚麼話！無論怎麼樣，我根本是反對退婚的。就

是你表妹退婚以後，另外嫁一個皇太子，我也不願意的。

曾夫人：老爺，照你這樣說，就是金振藩變成了一個壞人，你也要把女兒斷送給他麼？你誠心要害麗英一生一世嗎？你……

崇文：就是姓金的變成了土匪，強盜，我也要娶麗英嫁他。

曾夫人：「生氣了，站起來，去償問崇文」唉！你以為你的主意都是好的。你硬要把女兒的幸福斷送了才甘心嗎？「曾太太氣得要哭了，麗英及祝太太過來勸住，麗英也要下淚了。」

崇文：「起立指着曾夫人」你鬧甚麼？你……「成仁勸住了。」

麗英：爸爸，媽媽，你兩位老人家也不必爲了我的事這樣生氣。我真是一個不幸的女兒。不但不能夠給爸爸媽媽甚麼安慰，反替爸爸媽媽增加了許多煩惱。我心裏實在難受得很。要是別的事，我也不敢多嘴。這件事既是關係我的終身，我也顧不得甚麼羞恥了。現在爸爸既不允许退婚。我倒有一個辦法，或者可以補救，不知道爸爸媽媽贊成不贊成？

崇文：你有甚麼辦法？

曾夫人：兒，你講吧。

麗英：這幾年來，到外國去讀書的人，鬧退婚，鬧離婚的，那一天報上不登載幾件。那些男子的理由，都是千篇一律的：說甚麼彼此不認識，說甚麼沒有感情，又說甚麼不接受盲目的婚姻，我以為這些都是些表面的話。他們實際上不是嫌別人沒有新智識，就是嫌人家不是摩登的女子。我心裏早就想着，也許我不幸的會遇到這種事。現在果然遇着了。我想他要求退婚的實在理由，不會同別人同樣的。剛才表哥說的辦法固然是好。但是調查了以後，如果他……如果他還不錯。將來就是勉強的結了婚。也不見得能夠相安的。與其將來去受罪，倒不如現在退了婚還好些。【稍停】我覺得他那些表面的話可以不必理會。不過關於學問性情兩點，倒是真真位得注意的。爸爸的意思，既是不論怎樣不允許退婚。那麼我就要求爸爸每年給我點學費。讓我同表哥表嫂到巴黎去讀書。我不相信我幾年以後得不到相當的新智識。至於那些甚麼摩登的氣概，鄉下姑娘，到了大城裏一個禮拜，就學得會

的。只要我願意學，也沒有學不會的。要是爸爸肯答應我到巴黎去讀書。就是將來仍舊沒有好結果，也只好怪我的命運罷了。

崇文：「似善意的。」噫！這話很不錯！很有道理！這個辦法妙極啦！這樣一來，我不是也有一個摩登女兒嗎？我家也許要出一個甚麼洋博士，洋狀元呢！多美呀！「忽然生氣，站起來指着麗英。」呀！不要臉的東西！難得你這個錦囊妙計！你倒想去學摩登女郎，講甚麼自由戀愛啦，對不對？要是你將來嫌子姓金的，也許還要提出離婚呢？豈不要教我又丟第二回的臉嗎？哼！真不錯！……不要臉！

麗英：「受辱不過氣急了。」爸爸，我這樣的要求，也是無法之中想的一個法子。我只希望去讀讀書，使他知道我也會有新學問的，他或者可以取消退婚的要求。就是將來婚姻問題還是沒有好結果，我有點學問也可以自立。我並不是要去留學出風頭。更不是要去學摩登女子講甚麼自由戀愛。我若是要學摩登女子，我也不會心甘情願像住監牢似的關在家裏廿年了。當初有人勸我進學校

，您不准，我就不敢再說話。【稍停。】
現在事情既鬧到這樣，您不好事事都往壞處想。退婚既不行，补救的辦法又不好；這樣也疑心，那樣也疑心；這樣丟臉，那樣也丟臉；到底要怎麼樣才好呢？乾脆的不如我死了一切問題都沒有了。【氣哭了，曾夫人及祝太太均在左右扶著安慰她。】

曾夫人：【對其夫盛怒的。】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你到底要怎麼樣呢？你只肯開口拚命，閉口拚命。金振華要再有幾年不回國，我們拿着老命那裏拚去？到那時運氣都不能出一口，還問女兒的下場嗎？【去找崇文，為成仁拉住。】

祝太太：【幫同拉曾夫人一邊坐下後，對曾崇文說。】姑爹，我本來不應該多嘴的。不過表妹這件事，實在應該想一個补救的辦法。我覺得表妹的話也有她的道理。姑爹若果肯讓她到法國，倒也是一個辦法。

成仁：【對曾夫人】姑媽，您請坐，不必生氣。姑爹今天接了金振華那樣的信，心裏自然不高興的，若果大家再發急，更不能商量了。【對崇文】姑爹，這件事

，我這還是要請您仔細想想才好。您不准退婚自然是為表妹好，不過，要不想一個辦法，也是做不到的。金振華現在又在外國，若果他不等退了婚就去別國人結婚，我們還可以依法起訴，告他犯重婚罪。要是他用拖延的法子。既不同國，也不想同表妹結婚，一年一年的拖下去。就是我在巴黎當領事，也沒有理由去抓他，也沒有法子押送他回國的。要是拖過十年八年，到那時表妹的年紀更大了，對於婚姻的事，更不容易解決。現在既不准退，又不想辦法，實在有些不妥當。我也覺得表妹的意思倒也不錯。希望姑爹仔細的想一想。反正表妹在家也是閒着，就是同我們去法國遊歷遊歷，也沒有甚麼。您總相信我和你姪媳都不是荒唐的人，也決不會帶壞了表妹的。至於每年的用費，實在很有限，只要姑爹准她去，就是要我……

崇文：【稍和平些。】你這話，說到那裏去啦？我並不是捨不得錢，更不是怕你們帶壞了他。實在是因為金振華在巴黎，所以我不願意她去。若果她去了，染上些洋氣，鬧一些笑話，我這面子，不是更要丟了嗎？

成仁：那一層姑爹倒可以不必顧慮。金振華不過是小孩兒的時候見過表妹的。現在他們都長大了，都變了樣兒了。表妹到巴黎另外改用一個名字，就是他們偶然遇見了，也不會認得出的。況且金振華並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們的親戚關係；更不會想到表妹會同我們到巴黎去的。我們兩夫婦可以負完全責任，決不使表妹同他發生任何關係就是了，您看好不好？

崇文：【半响不答，突然嘆氣道。】唉！成仁，在親族子弟之中，我向來只稱贊你。就是因為你為人老成，處事謹慎，麗英的事，鬧到這樣也是我想不到的，只要能顧全體面，不讓別人家批評，怎麼辦都可以。現在既沒有別的好辦法，你們兩夫婦既是願意帶她到巴黎去，我就一切拜託你們罷了。唉！

成仁：【很高興的，】姑爹，那好極啦！姑媽，現在姑爹既是准表妹到巴黎留學去，我可包表妹的婚姻問題，一定有圓滿的結果。表妹在巴黎我們會照顧她，請你們兩位老人家放心吧！

曾夫人：【高興了。】好嘍！好嘍！麗英你應該謝謝你爸爸，謝謝你表哥。

麗英：「祝太太笑着推她去謝。麗英向崇文一鞠躬，成仁一鞠躬。」謝謝爸爸。謝謝表哥。

成仁：表妹，不想我們來向你辭行，反把你帶走啦，「除崇文而外大家都高興了」。（第一幕完）

第二幕

人物：金振華 學美術的學生，年約二十歲，人甚聰明漂亮，感情豐富，但一望而知為一偏於理想者。
許紹仙 文學家。
許太太 紹仙之妻，為人甚俠達標緻。

姚學儀 醫學博士。

郭蘊華 女音樂家。學問人品都很好。因為太驕傲的結果只有她追求人，人却不敢追求她。

曹子美 詩人。天天只夢想着他精神上的愛人 Sarah。別的女子都不在他眼下。朋友們都稱他是羊男子，他也當仁不讓。

沈厚之 無所不學而一無成就的老留學生。他喜歡滑稽的稱呼女朋友們做姐姐妹妹，所以大家送

他一個公共男子的綽號。曾秀芝 卽曾麗英到巴黎後所改之名。

祝成仁 巴黎總領事。

祝太太 成仁之妻。

佈景：巴黎近郊亞爾克于村金振華的畫室，室內東西西北三面，各佈置一門，壁上挂金之作品，及隨摹李

亞納都達文啓 (Leonard de Vinci) 的 La Joconde 名畫一幅，室之一角有畫架，畫夾，和未畫完之畫布等物，室內挂紙花飾物

等件。室中有一長桌，桌上蓋以大桌毯，開燈時許太太正以圓釘挂畫於壁上，右大指被釘刺出血。

許太太：「着西裝」。呃！小金！你幹甚麼去啦？【無人應聲。】小金！

金振華：「着西裝便服，由內應聲出」。呃！來啦，來啦！【入畫室】。嫂子，甚麼事兒？

許太太：人家給你幫忙，你到爽性跑掉啦！

振華：我在那兒擺桌子呢。【走至許太太面前】。

許太太：那忙甚麼！這牆怪硬的，

【把手指給金看】。你看我的手給圓釘刺出血來啦！

振華：啲！真對不起！不用挂了吧。

【扶許太太下來，忽然笑道】。啊！嫂子，恭喜！恭喜！

許太太：恭喜甚麼？

振華：聽說我們快要吃紅蛋了，還不恭喜嗎！

許太太：「撒謊」。不來啦！人家的手弄出血來啦，你還要開玩笑。再說，打你的嘴！

振華：不用打吧！我向你陪罪。

【向許太太鞠躬】。

許紹仙：「身着西裝便服，手持燃着之紙煙，由側門入。你們鬧些甚麼？

許太太：你問他。

振華：剛才嫂子掛了紅，我說這是我們快快吃紅蛋的預兆，向她道喜，她就要打我的嘴。【許紹仙笑】。

許太太：你再說，我真打！【又以眼睜許紹仙】。笑甚麼！都是你瞎說的！

紹仙：這有甚麼要緊，也得生氣。

別再鬧吧。趕快預備起來，我的菜快做好啦。今天晚上別的都有把握，就是烤豬恐怕差一點兒，那個火實在太不行

噫！

振華：那還了得！烤豬是你的拿手菜，你要弄不好，大司務的頭銜恐怕靠不住啦！〔稍停外面有三數人上梯聲，說話聲〕。你們聽，老姚他們來啦，我們躲起來，看他們怎麼辦。

紹仙：躲在那兒？

振華：〔指長桌下〕。這兒，這兒好。

〔三人齊聲躲於桌下〕。

〔外面有人敲門，無人應，門外人自入。〕

姚學儀：〔西裝便服先入，郭蘊華及曹子美，沈厚之隨入〕。噫！這奇怪啦！怎麼沒有人兒呢？

曹子美：〔西裝禮服〕。糟啦！咱們中計啦。他們騙咱們老遠的到這兒來，他們却到城裏去玩啦！

沈厚之：〔西裝便服〕。這不是作劇嗎？

蘊華：〔着西裝〕。我想他們不見得這樣壞，你們看這些東西不是都像新預備好的嗎？〔走近桌邊，桌下忽有貓叫，狗叫，及貓狗相鬥之聲〕。噫！怎麼這兒有狗呀！〔退一步，正潛腰看桌下時，忽然，振華紹仙作狗吠聲由桌下突

出，蘊華轉身就跑〕。啊！狗來啦！

厚之：打狗！打狗！

〔此刻許太太亦笑着爬出立於桌後

。〕

振華：天狗，你都敢打嗎？你這兒子！

子！

蘊華：你們也太惡作劇啦！

學儀：這一定是許太太的玩意。

許太太：笑話，我還是他們拉去做

狗的呢！〔大家又笑〕。好，請坐，請坐。

紹仙：你們坐吧，我弄菜去。

子美：對不起，又要你一個人偏勞

，我們能幫忙嗎？

紹仙：現在用不着，回頭洗鍋瓢碗

筷是你們的事。〔下〕

〔外面有人敲門。〕

振華：請進來。

〔祝領事夫婦及曾小姐入，祝領事

着西裝禮服，祝太太及曾小姐皆着晚宴

西式禮服。三人入畫室以後，祝夫婦先

與各人握手問好華，再介紹曾小姐與大

家。〕

成仁：〔指曾秀芝〕。這一位是舍表

妹曾秀芝，就是我說過今天晚上要帶來

的客。〔對秀芝〕。表妹，這位是許太太

。這位是郭小姐。這位是姚先生。這位是

曹先生。這位是沈先生。這位是金振華先

生，就是這個畫室的主人。〔秀芝一一與

各人握手問好〕。噫！老許呢？

許太太：他在廚房裏做菜。

成仁：每一回吃中國飯，都是他動

手。咱們也得幫着做一點事，才對，不

然真不好意思吃啦。

子美：我們何嘗不想做，可惜做不

來。他剛才說過，鍋瓢碗筷，有給咱們

洗的，別的都用不着我們這些蠢貨！

厚之：〔對學儀〕。我們去看看他做

得怎麼樣啦，好嗎？

學儀：好。

許太太：快別去搗亂吧！回頭他還

生氣的。他剛才還說別的都有把握，就

是烤豬有點靠不住呢！

厚之：我們不鬧他就是啦。〔二人

同由左側門出。〕

振華：大家請坐。〔特為曾小姐拈

一椅。〕曾小姐請坐。〔各人坐下。〕

秀芝：〔對金〕。您坐。〔金即在曾

旁一椅坐下。〕

振華：曾小姐到法國多久啦？

秀芝：快半年啦。

振華：一晌都在巴黎嗎？

秀芝：是的。

振華：【對祝氏夫婦。】曾小姐到巴黎快半年啦，你們怎麼不早給大家介紹呢？

祝太太：因為她住在學校裏，平時很少得出來。暑假的時候，又同我們到麗市（Lyon）避暑去了。這一回因為放假才接出來的。

振華：哦！【點頭。】曾小姐現在進那一個學校？學甚麼？

秀芝：現在進聖勒龍學校，先補習法文，將來打算學文學。

振華：將來一定是一位女文學家啦。

秀芝：金先生不必取笑，我那裏敢希望做文學家。【回顧四壁上掛的畫。】金先生，你這畫室真雅緻！這些畫都是你畫的麼？

振華：除了那一張是臨摹的而外，別的都是我畫的。不行得很。曾小姐，您喜歡美術嗎？

秀芝：【起身。】我很喜歡美術，但是不懂得賞鑒。我可以看看你的畫嗎？

振華：自然，不行得很，曾小姐不要見笑。【亦起立，隨即領金小姐看畫。

。】

（當金曾二人作以上談話時，許太太，郭小姐，祝太太三人與祝曹二人分集兩處，低聲談話。至金曾起立時，許太太稍高聲的說。）

許太太：他們倆個像一見如故似的，【說時微笑，祝先生聞言看祝太太，祝太太回眼以報，並點頭。秀芝似亦有所聞，回顧大家，表示善意。】

蘊華：我們也能來着嗎？

振華：請來，請來，不過畫得太精了，不值得你們看的。

（蘊華和許太太祝太太等也一同過來看畫了。）

秀芝：金先生，你真客氣！

子美：【大家看了壁上一些畫以後】曾小姐，你看金先生的畫怎麼樣？

秀芝：嗚呼！曹先生不要考我啦，我那兒懂甚麼畫呀！不過我覺得比起咱們國內的甚麼大師的畫高明得多呢。金先生將來學成歸國，甚麼大師，必定要自慚形穢，再不敢在無佛處稱尊啦。

振華：曾小姐，不用取笑吧，我那裏敢希望比甚麼大師呢？要那樣，人家不要笑我非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妄

自尊大嗎？

子美：小金你不要只管瞎說，大師的法寶厲害着呢！小心吃他的虧！

振華：甚麼法寶那樣厲害，我却不相信。

子美：你不相信？你沒有聽見人家說，大師會畫馬嗎？畫好了自鳴得意的時候，把馬屁股一拍，那馬就會跑到東洋大海去呢！

秀芝：曹先生真會說笑話！

（大家笑。左側門外有姚沈等笑聲，擁許紹仙着厨子裝束入。）

子美：你們看，這不活像一個厨子嗎？

（大家看了又大笑。）

成仁：呃！老許真個勞啫！

紹仙：【雙手捧大魚一尾。】沒有甚麼，請諸位老爺太太驗魚……

子美：胡說！【指曾小姐示紹仙】這裏還有小姐呢！曾小姐，這一位就是我們許大哥。【即便介紹了曾許二人】

秀芝：許先生。

紹仙：曾小姐，對不住。【向曾鞠躬，曾亦笑還一鞠躬。】你們看這尾魚不特是鮮的，而且是活的，【正說至此

，魚跳落地上，大家笑，許在地上捉魚，捉不住，大家又笑，最後捉住了，以右手握魚頭高舉。」看你再跳噠。

秀芝：「嚇！這樣大的魚，又活又跳，您怎麼破呢？」

紹仙：「這我自有的辦法。你們看」取白布一塊將魚包好，往地下一擲，再取出，捉住魚尾，給大家看時，魚却不動了。」這樣一來，魚就暈了，現在只好由我開腸破肚下油鍋，再由你們大嚼。」

秀芝：「這法兒倒真不錯。」

蘊華：「這算甚麼，你等一等吃了他做的菜你才要佩服他呢。」

厚之：「你們再誇他，他更以為爲了不得噠，他自己常說『要做魚做不好，就不配當大司務』，因此我們要吃中國飯，也就不配不送他大司務的尊號噠。」

紹仙：「你這窮子，總是胡說！快請大家預備吃飯吧。這條魚馬上就做出來，最好吃熟的。」提着魚由左側門退出。」

振華：「對許太太。」瘦子，咱們請大家到飯廳去吧！」

許太太：「好，大家請吧。」

（諸人陸續由北壁側門入，第二幕完。）

第二幕

人物佈景如上一幕

（晚餐畢。諸人陸續由飯廳入書室。室中桌上早已陳列大蛋糕一個，酒杯若干個。Chateau多件。諸人之中。金曾曹洗等都已有了醉意。）

（註：Chateau是歐美人過年過節或生日用的一種紙扎的櫻花，兩人各執一頭掛圓時會發聲，扯開以後裏面還有各色的紙帽或吹得叫的玩物。要是買不着Chateau的地方。可以自製紙帽替代。）

許太太：大家請坐，（大家隨意雜坐於長桌四週，郭小姐跑到振華方近一張椅上坐了，秀芝坐得較遠點。）現在我們要吃糕了。今天是王節日（Fête de la Reine）我們照法國的風俗來一點小玩意兒。這個糕裏有一探紅珠子。我們現在一共十個人。我將糕分作十塊。各人取一塊。那一位男客得着有紅珠的一塊。他就做王。做了王有選一個女客作王后的權利。要是那一位女客得了，她就做王后。有選一個男客做王的權利。

大家注意！不要把紅珠子吃下肚去呀！「一面說一面切糕，切好了，送請大家選去。」

厚之：「你們看我一定得着紅珠子。子美：你做做猴子王倒也罷了，還想做我們的王，未免太不自量啦。」

蘊華：「你不用罵他，他要真得了紅珠子，我們也不能不讓他做王呀！」

厚之：「對呀！」

振華：「吃着糕，忽然咬着珠子，叫喚。」啊！我差一點兒把珠子嚥下去噠。【用手由口裏取出紅珠，拭乾淨，給大家看。】

（大家齊聲喝彩鼓掌。）

許太太：現在要請選王后了，先把大家的門杯斟滿，王把珠子放在誰的酒杯裏，誰就是王后。

【大家斟滿酒後，靜候選王后，金作選疑狀。】

子美：「帶玩笑地。」却不要選着我！

紹仙：「你儘管長得漂亮，也沒有資格。」

（金將紅珠子拿在手中，先看看郭小姐，又看看小姐。畢竟將紅珠子置於

會秀芝杯內，大家都拍掌喝彩。郭小姐未拍掌，略為表示不高興的樣子。

祝太太：我早想着他要選誰的！

【秀芝以眼
歡祝太太，
作福色。】

紹仙：

好！現在請
王同王后到
上邊去坐，
讓我們大家
痛飲一杯，
恭祝王同王
后萬歲！

許太太
：傻一傻！
王同王后還
沒有加冠呢
，大家扯開
Chakoa選

最好的冠給王同王后戴上。【大家扯
Chakoa由郭小姐以王冠加之王，由曹
子美以後冠交金振華。】

子美：王后的冠應該由你替她戴上
的。【金接過，將冠加於后，大家拍掌



內杯芝秀曾於置子珠紅將竟畢

厚之：照規矩，王同王后要接吻的。
大家齊聲：對了，接吻！接吻！

王后二人均覺不好意思。】

厚之：王若果不好意思接吻，請人
代理好了。【大家笑。】

子美：胡說！
大家齊聲：快點，快點！

（王和后很不好意思的接吻了。大
家又拍掌大笑喝彩。）

大家齊聲：我們現在要恭祝王同王
后千秋萬歲，幸福無疆。【大家舉杯，
一飲而盡。】

學儀：王同王后每人應該喝三大
杯。

振華：別鬧吧，我不能再喝啦。

秀芝：我是向來不能喝酒的。

子美：不行，做王做王后的人，豈
有不喝酒的道理。

振華：喝半杯好吧！

厚之：不行。

振華：【對王后。】怎麼樣？

秀芝：要是你喝，我也只好喝啦。

紹仙：究竟還是王后爽快！喝吧！
（金曾二人各喝一杯，曹又給他們
二人斟上酒。）

子美：現在要請喝第二杯啦。

振華：小曹不用鬧了，我吃飯的時
候，已經喝得不少了，喝醉了有甚麼意
思。

厚之：意思多着呢！

成仁：我來斟個酒吧，讓王同王后
回敬大家一杯，就算啦，好嗎？

大家：好！也！！〔將各人的酒杯都斟滿。〕

振華：〔對秀芝。〕我們就同做他們一杯吧。〔回敬已畢，大家拍掌稱好，各自起身，散坐室內各椅上。金亦起身，走路時帶醉意，幾乎跌下，作欲吐狀。〕哦！今天晚上，却上了你們的當啦！

厚之：你做了王，又得了這樣美麗的一位王后，當然要酒醉桃花宮的，上甚麼當呢？

子美：這個當，給我上就好啦！
學儀：今天晚上，也巧極了，剛剛是這一對天生的玉人做了王同王后。要是別人就不……〔說到此，忽然想到旁邊有一位郭小姐就不說下去了。〕

秀芝：你們再開玩笑，我就走啦。

〔起立作欲走之勢。〕

蘊華：〔拉住曾秀芝。〕不用走，不用走，你當了王后，本來就是玩笑，有甚麼了不得！這怕甚麼呢！〔這是一種帶譏諷而且有醋意的話，秀芝聽了，看看蘊華，稍帶慍色的坐下去了。〕

厚之：請問王后，今晚咱們大司務做的來做得怎樣？

秀芝：好極了！看不出許先生有這

樣高明的手段！

紹仙：那麼我廚子却要向下后請賞

啦！

秀芝：啊呀！我拿甚麼謝你呢？

祝太太：你唱一支曲子謝他罷。

大家：好，贊成！

秀芝：表嫂，你又搗亂，我會唱甚麼呢？

成仁：唱一支也不要緊。

秀芝：〔以眼瞅祝先生。〕表哥，你也是，〔稍停〕唱甚麼好呢？

祝太太：隨你唱罷。

秀芝：那麼我只好唱一首滿江紅詞來獻獻醜罷。

〔唱〕『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註：選這首詞，取其易唱，且有成譜，如演員能唱其他與劇情相關而且高雅之詞曲，可以改換。〕

〔唱畢，大家鼓掌稱好。〕

振華：〔忽然起立，搖搖擺擺走過來。〕哈！哈！好一個『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以下即作悲

聲，大家以為他醉了亂唱，正笑着，却不知他已由唱而悲而真的哭了。〕

厚之：〔帶醉意。〕呢！陛下何必悲傷，有了這樣一位美貌的王后，樂享榮華富貴的時候還長着呢！

振華：〔忽然發怒。〕甚麼陛下！甚麼王后！我，我拿甚麼比曾小姐？我，我……你，你這……去打沈，撲空而跌，幾個男朋友去扶起他。曾郭兩位小姐也想去扶他，彼此互看一，都覺不好意思，停住了。〕

學儀：〔旁說。〕這却真醉啦。

振華：〔推開大家自己掙扎起來〕滾開，我那裏醉！

秀芝：唉！呀！這却是我惹的禍，我不該剛剛唱這一首詞。

振華：曾，曾小姐，那，那裏話，嘻嘻！嘩！你，你人長得美唱也唱得美，我，〔作欲吐狀。〕哦，我失禮了，您，您原諒我嗎？

〔秀芝點頭應之。〕

厚之：帶醉意。噫！嘻嘻！

華：〔忽然轉過來。〕撻你！〔幾乎又跌到了，曾小姐作上前欲扶之狀，因不好意思而止，許太太祝先生，姓先

生等將金扶住，金此時已醉得不能說話了。」

許太太：他太醉了，拾他在沙發上睡一下吧，【對許先生】趕快打把熱手巾來，我替他拭一拭臉。

振華：【金此刻在沙發上，初則苦笑，口中亂說些聽不清楚的話，繼則小哭；最後放聲哭。忽又聽得他怒聲的說。】「不管她家准退不准退，我是決不叫她結婚的。【說畢上語又哭了，曾及視夫趨聞言互視。】

蘊華：我老早就說，不要多讓他喝酒，他喝醉了總會發心事的。

秀芝：郭小姐你知道他有甚麼心事嗎？

蘊華：【作不高興的樣子。】「我不知道。」

祝太太：許先生，他常吃醉嗎？

紹仙：他本來就不能喝酒，但是他常常自告奮勇，一喝就醉；一醉就哭，總是這樣。

秀芝：許先生，他有甚麼心事……【忽然不好意思狀，稍停。】「你知道嗎？」

紹仙：說起來，他也夠可憐了，自從他父母死了以後，一個人孤苦伶仃的

到外國來，經濟也不很寬裕，他又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顧慮又多，鬧退婚又沒有成功，這些都是使他悲觀的原因。

祝太太：他同誰訂了婚，爲甚麼要退呢？

紹仙：聽他說從小就同一個老官僚的女兒訂了婚，他從沒有見過那個女子一面，他總怕將來結了婚不能相安，所以要鬧退婚。今晚或者是因爲見了……【看一看曾小姐，不好往下講，改口說。】「今晚又多喝了酒，所以又觸動心事啦。」

成仁：【看一看曾小姐及祝太太。】「唉！這樣以酒澆愁最容易壞身體的。你們勸勸他以後少喝酒吧。」

秀芝：【忘情了。】「對了！【說完忽覺得不好意思自己臉紅了，轉過臉去。】」

成仁：【對其妻。】「現在時間不早了，咱們也可以散了。但是誰照應金先生呢？」

子美：那當然要請王后啦！

學儀：不用胡鬧啦，你看你那樣子也快倒啦。

許太太：祝先生，你們先請吧，我們會留人照應他。

祝太太：那麼，咱們走吧。【祝夫婦已穿好大衣，拿好帽子，曾小姐還癡癡的，忘情的看着振華，沒有要走的樣子。】

成仁：秀芝，走吧！

秀芝：【提醒了她，覺得有點難爲情。】「走！【即穿大衣預備走。三人分別與大家揮別，祝夫婦先出右側的門，曾至門口回頭再看金，微嘆而去。】

蘊華：唔！那位曾小姐同他不過是第一次見面，到也不害臊的做那很關心他，可憐他的樣子。」

子美：你們還說我醉了昵，我却老早看出他們倆有意思了，這不就是一見傾心嗎？

蘊華：【表示着苦笑的样子。】「唔！好一個『一見傾心』！【第三幕完】」

第四幕

人物：金振華【在此幕應換衣服。】
曾秀芝【平常西服。】

佈景：金振華的畫室，佈置如第二幕，壁上之畫，雖可更換，但仍須有臨摹 Léonard de Vinci 的 La Joconde 畫，北壁一面佈置約二尺高之台一座，上置椅子一

把，近台之左側置畫架，架上有
一張沒有完全畫完之曾秀芝像，
架旁有一小桌，預備顏色等物，
右側門只半掩而未開。開幕時金
振華正立於畫架前。

振華：【對所畫秀芝的像凝視着，
以手送一個吻給畫上人：】唉！秀芝！
秀芝！我雖然畫得出你那一對神祕傳情
的眼，和你那一顆不可思議的心！說你
却畫不出你那一顆不可思議的心！說你
有情，又似無情，說你無情，又似有情，
啊！你多麼可愛啊！假若我……【說
到此，忽然現着失望的樣子，不繼續的
說了。有人敲門。】誰？請進來，【曾
推門入，金上前，二人雙手相握，問好
後，走至室中心。】
秀芝：【四顧，金莫明其妙。】
呢！

振華：你找甚麼？
秀芝：誰在這兒？
振華：沒有誰在這兒。
秀芝：沒有誰？你剛才同誰說話？
振華：我沒有同誰說話。
秀芝：沒有？我明明聽見你說：「
啊！你多麼可愛啊！假若我……」你

沒有說嗎？假若你，假若你怎麼樣？

振華：【稍覺難爲情，支吾的指
Joconde畫說。】哦！我同她說話。

秀芝：唔！不老實，你愛她嗎？

振華：我不過是愛那一張畫，我那
裏會愛那個幾百年以前的美人呢？

秀芝：那麼，你一定愛現在的美人
囉？

振華：唉！現在的美人，誰愛我這
窮小子！

秀芝：你怎麼啦？開口就說灰心話
，你好像對一切事都是悲觀的。

振華：世間本來就沒有許多樂觀的
事。

秀芝：【安慰他。】別牢騷啦，快畫
畫吧。【說畢上台去，坐在椅上。】這樣
對不對？

振華：頭再向左轉一點，對了。請
你好好的給我做你那可愛的微笑吧，這
真的不容易畫，從前人家說：「Leonard
de Vinci 畫 La Joconde 的微笑，一
直畫了三年，我却不信。現在才知道真
真不容易。」

秀芝：真的這樣難嗎？那麼我希望
你快快畫好，恐怕不久我就不能再給你

做樣子啦。

振華：【甚驚訝。】爲甚麼呢？【傳
筆不畫了。】

秀芝：你快畫吧，將來我會告訴你。

振華：你不講，我不畫啦。

秀芝：畫吧，不用搗亂啦。

振華：不知誰才搗亂！你說得人家
心裏冷冰冰的，教人家怎麼畫呢？

秀芝：你不畫我就走啦。

振華：不用走，不用走，我畫，我畫
。【提筆，拿畫板作畫，二人停談約二
分鐘，金表示心亂無意作畫之狀，忽然
退坐於一椅上作頭痛狀。】哦！我不能
畫啦！

秀芝：【由座上急下來，扶住金。】
怎麼啦？【以手摸其額。】怎麼這樣發
冷呢？【將金手中畫筆畫板等物取置於
桌上。】這兒來休息一下吧。【拉振華
坐於沙發上，再走至桌邊倒了一杯水。】
喝點水吧，你究竟怎麼的啦？【金不
答。】你有病嗎？【金搖頭。】這不急
壞人嗎？甚麼事？告訴我。【金只看住
秀芝嘆氣，不說話。】甚麼事？告訴
我。

振華：【沒精神的。】沒有甚麼事。



【稍停。】唉！爲甚麼我的運氣就這樣不好呢？父母死了好多年啦，兄弟姊妹也沒有，一個，怎麼連得一個知心的朋友，也不能長久在一塊兒呢？唉！

秀芝：這是我的錯了，我剛才不應該同你說起這件事，但是你也太孩子氣了，朋友聚散無常，這是一件甚麼了不得的事，就值得這樣的。

走了，我也不知道我……【咽哽不能再說了。】

秀芝：快別這樣，我告訴你吧，我昨晚接得家裏的電報，說我母親近來多病，爲了很想念我，教我請一個學期的假，回國去安慰安慰她，我將來還要回巴黎來的。難道從此就不見面了嗎？

振華：人事變化無常，將來的事，

怎麼？

振華：在你或者不算一件了不得的事，我却不是這樣想。我自從認識你以來，精神上得着無限的安慰，學業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對於人生，也漸漸感覺到一些樂趣，所有這一年來比較快意的生活，可以說都是你給我的。你若是

誰能料得定。【兩人默然看着。】

秀芝：【她覺得難受了。】快別這樣想吧，我們能夠多聚一天，就多快樂一天好嘍，何必去管將來怎樣呢？

振華：秀芝！【欲說不說，稍停。】秀芝我現在要冒昧的問你一句話。

秀芝：甚麼話？你說。

振華：我們已經認識一年多了，你對我的印象，究竟怎麼樣？

秀芝：我覺得你甚麼都好，祇是對一切事都不免太悲觀啦！

振華：那麼，你肯幫助我改造我悲觀的人生嗎？

秀芝：要我怎樣幫助你呢？……假如我能夠，我一定幫助你。

振華：秀芝！【欲言不言，稍停。】你知道我……我愛你麼？

秀芝：你愛我？朋友的愛，是嗎？那我當然知道的。

振華：我對於你的愛，不單是朋友的愛，【稍停。】你現在既是要回國了，我悶在心裏一年多的話，也不能不同你說啦。【稍停。】秀芝，我很誠懇的要求你做我終身的伴侶。

秀芝：哦！真的嗎？你真那樣愛我

嗎？【忽然大笑。】哈！哈！你向我求婚！你居然向我求婚！我雖然不是美人，我也不愛你這窮小子！

振華：【忽然大怒。】別人同你說正經話，你却開玩笑。別人痛苦，你却快樂，未免太忍心啦！

秀芝：隨你罵吧，我實在忍不住了。哈！哈！

振華：【過去拉住秀芝之手。】你這是甚麼意思，少殘忍點吧！

秀芝：【正色的】不知道誰才殘忍呢！你們男子也未免太侮辱女子了，你不是已經訂了婚嗎？怎麼又向我求婚呢？難道你要提倡多妻制度嗎？

振華：這我却受不了！不錯，我是訂過婚的，但是我已經要求退婚了。

秀芝：她答應了嗎？

振華：我不管她答應不答應，我無論如何不同他結婚的。

秀芝：你爲甚麼這樣堅決呢？

振華：因爲那是我年幼無知的時候，父母代我訂的，在這二十世紀時代，中國還有包辦式的婚姻，真是中國人的恥辱，中國青年男女的大不幸！

秀芝：唔！真的不幸，那我也承認

的，不過你退了婚，她在中國那樣的社會裏，要不能再嫁，豈不比你不幸嗎？

振華：那我也管不得許多了。我想了救濟的法子，要求通通信，換換像片都做不到，她也怪不得我了。

秀芝：是她不願意同你通信嗎？

振華：那我不知道。

秀芝：那你却不知道？你怎麼知道她不會在家裏發心妄想的愛你，望眼欲穿的等着你呢？你就不原諒原諒那個舊式女子不能自由的苦衷，可憐可憐她呢？

振華：我認都不認識他，教我怎麼可憐她呢？

秀芝：那麼，她爲人怎麼樣！她家的情形怎麼樣，你一點也不知道嗎？

振華：只從旁面大約知道一些，當我同她訂婚的時候，我家和她家都在北平，她同我都只有七八歲，我們幼年的時候，或許也見過面，但是現在一點影子都想不起來了。兩家分離已經十幾年，中間從沒有機會再聚會過。七年以前，我的父母先後過世了，除了由我伯伯一方面知道她的父親近來在山西做縣長而外，其餘的都不很清楚。聽說她家很

有幾個錢，她的父親非常的頑固，不准女兒進學校，只在家裏教她讀些四書五經，著些詩詞歌賦，新的智識一點也沒有。從小就是嬌生慣養的，每天只知道呼奴使婢，享受奢華的生活。你想這樣一個女子，要同我這窮小子結了婚，豈能夠相處嗎？這種女子，只好讓她去嫁一個大資本家或者貪官污吏，才能夠供給她那養尊處優的奢華生活，像我這種窮小子，那裏配得上她呢？

秀芝：那麼那一種女子才合你的理想呢？

振華：我只希望得一個不愛金錢，不好奢華，心地純潔，活潑可愛，而且情願同我過藝術家清苦生活的女子，做我終身的伴侶就夠啦！

秀芝：聽你的話，你對於退婚的事，不論怎麼樣都不能轉環的，

振華：是，不論怎麼樣都不能轉環的。

秀芝：那麼，我要問你，你向我求婚，是不是認爲我一切都合你的意，一切都比她好呢？

振華：是！你是最合我理想的一個終身伴侶。

秀芝：「那麼我又要問你了。你怎麼知道我不愛金錢？你怎麼知道我的父母不頑固？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嬌生慣養的？你怎麼知道我不喜歡養尊處優的奢華生活？你又怎麼知道我不願意嫁大資本家，或者貪官污吏，單單願意嫁你這一個窮藝術家呢？」

振華：「這到是容易答復的，你的父母要是頑固，怎麼肯讓你到法國來讀書。你要是養尊處優，奢華慣了的，你在這世界繁華中心的巴黎，就不能過這樣儉樸的生活，就不會這樣用功讀書，以你平素的言論態度看來，像你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子，要會愛金錢想嫁大資本家或者貪官污吏，只好怪我這雙俗眼，不識人罷了！」

秀芝：「聽了搖頭。」是嗎？唉！可惜你太理想啦，你對我這番美意，我是很感激的。你愛我，我也相信是真的。假若我能夠接受你的愛，我也很願意，可惜我，「稍停。」可惜我老早已經是不自由的人啦。

振華：「這話怎麼講？」
秀芝：「懊喪的。」我已經訂了婚啦！

振華：「大驚訝的。」怎麼？你已經訂了婚？真的嗎？同誰訂婚？」

秀芝：「淡然的。」這有甚麼假的！

振華：「是你自己願意的嗎？」

秀芝：「淡然的。」那倒也說不上。

振華：「既不是你願意的，你為什麼不要求退婚呢？」

秀芝：「稍停。」我到法國來，就是要向他要求退婚的。

振華：「他在法國嗎？」

秀芝：「在。」

振華：「他是誰？」

秀芝：「他就是他。」

振華：「我是問你，他姓甚名誰？」

秀芝：「你何必要知道。」

振華：「問一問就不行嗎？」

秀芝：「我不告訴你就不行嗎？」

振華：「稍停。」他到底在那裏？」

秀芝：「看住振華出神，却不答話。」
振華：「哀求狀。」哦！秀芝！告訴我吧！
秀芝：「他……他……」稍停。他遠在天邊「指遠方。」近在眼前！「指近處，金之前。」
振華：「納悶，四處一看。」哦，真

悶死人啦！他，他，他到底是誰？」

秀芝：「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訴你，你却不要再麻煩啦。他，他，他就是金，振，華！」說畢，自己跑在遠處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振華：「大駭。」我！我！就是我！這話怎麼講？」忽轉笑容跑到秀芝面前去。」哦！不用開玩笑啦！

秀芝：「嚴正的。」就是這樣講！誰同你開玩笑！」

振華：「又恐慌將信將疑。」那麼你，你……你難道是會麗英？你就是我的未婚妻會麗英？」

秀芝：「呢！我就是會麗英，就是我要同她退婚的會麗英！一點兒也不錯！我特意到巴黎來同你解除婚約的，你却反向我求婚，這真令人莫明其妙啦！」

振華：「表示極窘之狀。」哦！我好蠢呀！「兩手抱頭半禱無言」你，你也未免太忍心了，一直愚弄了我兩年！「慚愧得要哭了。」

秀芝：「我怎麼太忍心？我誠心誠意的到巴黎來允許你退婚的要求，還忍心的嗎？」

振華：「哦！不用說了，我請罪吧！」

【說畢下跪。】

秀芝：「扶金起來，金順手就將她拉住了。」快起來，男兒漢，大丈夫這成甚麼樣子。你請甚麼罪？你要求退婚，我允許你好了，難道還不行嗎？

振華：別再叫我難堪了，我現在不是要求你退婚，是要求同你訂婚。

秀芝：媽你說得出口！你剛才還說得那樣堅決的非退不可，怎麼忽然又變成非要我同你訂婚不可呢，你們男子的心，就是這樣容易改變的嗎？

振華：「再向秀芝作懇求之狀。」原諒我吧！不用再說啦。這些話，我實在受不住啦，就算肯屈英的你也已經允許我退了婚，曾秀芝的你又允許我訂了婚，好不好呢？

秀芝：「撒嬌態。」不行！

振華：爲甚麼不行？

秀芝：「生氣。」你以前爲甚麼要要求退婚？

振華：一個人做錯事，認了錯還不行嗎？你現在自己到外面來看，你還以我要求退婚是過分嗎？我且問你，假如你的父母現在把你許配一個你不認識的人，你願意嗎？

秀芝：就是我不許你了，我爸爸要不同意，又怎麼辦呢？

振華：你爸爸那裏到不要緊，我向他認錯好了，就是他不同意，我們在這兒結了婚，他又會怎樣？

秀芝：「你看你心眼兒夠多壞！要是你今天向別的女子求了婚，莫說他不會怎樣，我又會怎樣呢？我才不同你在這兒結婚！」

振華：「撒嬌態。」只要你愛我，在那兒結婚都可以，就是不結婚也行。

秀芝：「那更胡說！」【舉手作欲打金之狀。】

振華：「走近秀芝身邊。」你打！你知道人家說「打是心疼罵是愛」嗎？【秀芝畢竟打不下去反而笑了。】

（成仁和他的夫人忽然推門進來，振華和秀芝慌忙分手離開，覺得很難爲情，不知說甚麼好，）

成仁：對不起！原諒我們這樣醜態的攪進來！哈！哈！好一個「打是心疼罵是愛」！誰打誰？誰罵誰？誰又愛誰？呢？

祝太太：妹妹，是你要打金先生麼！

（秀芝羞極了，撒嬌的轉過身去。）

秀芝：誰要打他呀！

成仁：那麼金先生是你要打她麼？

振華：哦！算吧！不用開玩笑啦！本來告訴你們也不要緊的，不過你們不應該這樣的來偵探我們。

成仁：這我却要聲明，我們本來來看你畫畫的，誰來偵探你們，不想我們到了門外敲門你們都不理。只顧談愛情，我們站在門外要聽也不行呀！甚麼事，告訴我們既不要緊，爲甚麼不告訴我們呢？

振華：秀芝，你告訴他們罷，反正將來在巴黎結婚非請領事大人證明不可的。

秀芝：你要告，你告訴他們罷。

祝太太：「在巴黎結婚」？誰同誰在巴黎結婚？

振華：呵！祝太太，不用再拿我們開玩笑！您何必裝傻呢？【走過去拉了秀芝回到祝氏夫婦面前，向祝氏夫婦鞠躬，領事先生，領事太太，我們倆非常敬重，鄭重的向你們宣佈我們倆從前因爲反對盲目的婚姻所以要求退婚，我們現在因爲互相親愛自主的訂了婚啦！

KBC

11

234.1

50